

醉美乡村

□刘桂华

的绿海,那是正疯长的麦苗。当微风吹拂,那波浪一浪赶一浪,让你看到无尽的绿在田野舒展生命的茂盛。

粉红的桃花,在田埂、在房舍以绝代的风华艳压群芳。那样的一层层、那样的一簇簇、那样的一树树,让你惊叹它的艳丽、它的妖娆、它的妩媚。看着那花,你会不由自主地将脸贴上去,想去和花媲美。而那游春的人,看到那桃花,心早已陶醉。他们不时地掏出手机,摆着各种姿势,自拍着,要和花比美。还有那山楂花,也分外漂亮。那粉嫩的花朵,张开五个小小的花瓣,盛开的、半开的、含苞的。或上扬,或低垂,有了嫩绿叶子的点缀,显得更加多姿多彩,显得更加生机勃勃。

那是蔬菜基地吗?一排排的大棚,里面的大伯大妈正在忙碌着,他们有的在栽苗,有的负责灌溉,有的负责采收成熟的蔬菜。他们一边忙碌着,一边说笑着。那笑,是对生活的满足,是对现实的满意。仿佛他们面对的不是菜苗或蔬菜,而是最心爱的物品,能够带给

他们无尽的欢愉。

那又是什么?不是农人在栽种玉米苗吗,动作那般娴熟。他们有人用锄头一行行地挖着窝,然后每窝放苗,最后小心地一手扶苗,一手将土堆在苗的周围,再用手压紧土。随着他们不时地弯腰、不时地起身,一行行的玉米苗在他们身后稳稳地栽在地里。他们栽的不仅是苗,更是他们的希望,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有了这些苗,如果风调雨顺,就可以用它们来养猪崽或鸡鸭,或者也可以拉到集市换取钞票。

当你走在乡村,你会深切地感受到一份踏实、一份接地气的从容。没有城市高楼林立带来的逼仄,只有广阔的天地、连绵的山峰,或是土地的辽阔;没有机器或汽车的轰鸣,有的是那一声声的鸟鸣、一声声的犬吠。没有汽车排出的尾气,却有混合的花香和泥土的清香,让你神清气爽。看着各色盛开的花、翠绿嫩黄的叶、潺潺流动的溪水、池中游动的鱼儿,你会怀念自己曾经拥有的乡村生活。

“老潘,你到我身后,我前边铲,你在后面扫,咱俩做个搭档!”清理完大院后,我们又把大院西北角的锅炉房周边清理了一遍。末了,老潘瞅着我手里的木锨羡慕地说:“这木锨除雪就是得劲,等有机会我也找人做一张。”我笑着没说什么。春节回家,我把此事告诉了父亲。这件小事对父亲来说当然简单。春节假期结束,我把一张新木锨交给了老潘。再到年冬天除雪,我和老潘手里都是拿着木锨准时出现在除雪现场。

到了九十年代末,兴起了购买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的热潮。我在市区选购了一套近百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。搬家那天,特意把那张榆木木锨放在车库一侧显著位置,即使没有雪,看到这张木锨心里也温暖踏实。

搬到新家的第一个冬天,我站在高高层层里看着雪花飘舞,无叶的树上,绿化地带里,楼后的小路上,转眼间就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积雪。我意识到,该拿着那张木锨去清除积雪了。来到楼下,我看到还是被同一个楼道的郭老抢了先,我赶紧把他扫的积雪用木锨一锨锨铲到绿化带里的树丛里。清除完楼前楼后的积雪,我仍然觉得意犹未尽,好像少了点什么。蓦然回首,通往远处那一排垃圾桶的小径还没清理,于是,自己赶紧拿着木锨舞动起来。再之后,每逢除雪,我都是第一时间把通往垃圾箱的小道清理干净,倒垃圾的事可不小。父亲辞世转眼快10年了,每逢看到那张木锨,总会想起父亲的话:不要只扫门前雪。

万师傅的两个身份

□高明昌

约万师傅喝茶,要有耐心,我每次打电话,他都接的,但后面很少对话的,我再喂也没有用,电话里传来的声音,要么是一群人的问与答,要么是他一个人的讲话。一切都告诉我,此刻:他在看盆景,在上课,在居民家中指导。后来碰着了万师傅,我问他,你怎么只接电话不说话?万师傅嗨嗨,你听到了声音就知道我忙着,自然识相不扰我了呀!

真绝,用这个办法,让人知难而退,我笑笑。

我不怪万师傅的,万师傅退休后多年,没有一天闲散在家。有一次,我朋友要我请万师傅去看看他家的盆景,说是买来的盆景枯萎了。万师傅不愿意到人家屋里,怕留饭,但到人家屋里看盆景却是十分乐意的。我要接他,他说不用,发个定位即可,他喜欢骑电瓶车,说没有压迫感,此路不通走另路,电瓶车可以穿街走巷,无所阻拦。

我留心了几十次,万师傅到居民家的第一件事情,是接香烟,给茶是摆手的,除此就是直奔盆景处,我观察了一下,他在盆景四周兜圈子看树需要三分钟,边看边用手翻动树叶,翻动泥土,三分钟;用鼻子嗅泥土,需要一分钟;自己动手整枝、浇水等五分钟。然后会对主人说,你过来,听我说些注意事项,大概需要十分钟。这段时间里的讲话,也是有特点的,说养护道理一二三,说养护技术五六七,说完就给电话号码,并叮嘱随时来电,有问必答。

我看着,就说万师傅像个医生。他说,其实就是医生。医生看人,看病;我做医生,看树,也看病。差不多的。万师傅说,今天是出诊,平时是坐诊,坐诊是常态,坐诊最多的一次,是连续一周,“接诊”100多人次。万师傅翻翻本子,最近三年来,为周边居民无偿服务,看好了各类盆景约500多盆。他问我,这师傅做得如何?

了不起,我翘大拇指给他看,他甩手,且笑笑。

万师傅的另一个雅号是老师。

这也是万师傅预想不到的事情,因为看盆景出了名,当地不少机关、社区街道、居委会,也邀请他前往指导公共绿化和花卉培植等工作。2020年10月他被奉贤区聘为首批社区园艺师。万师傅开心,说是事情弄大了,怎么办?

弄大?指什么?有一次,他突然来电说,我约你喝茶,地点是花之林。我问他为什么要请我?他说,你的那个手提电脑拿好,到时候就明白了。

原来是备课。万师傅说,你是老师出身,又是名师,又是作家,肯定讲过无数的课,他连珠炮似得表扬我,让我感觉自己很智慧、很神勇,但还没有开心完,他就开口了,我是请你来教我备课,做几只PPT的。

我知道事出反常必有“妖”。但既然来了,就得教。说到做PPT,这里还有个插曲,我做了很多,但速度跟不上他上课的节奏。有一次,居然带了一个少妇一起喝茶,他见我有些惊讶,就对我说,我觉得你手指头太粗,手提键盘太小,请她来,你做教官,她做生活。最后告诉我,少妇是他嫡亲的外甥。我笑笑,自己人。

为了能够顺利地上好每节课,万新平给自己制定了“三认真”的严格要求:认真备好每节课,认真讲好每节课,认真做好课后反思。2022年8月到2023年9月,万师傅讲课100多场,真正地成了老师,只是大人们的老师。我问他累不累,他说,人又不是铁打的,当然累的,但大家现在叫他万老师了。他说,对于他,这老师的称号也是动力。

今年7月万师傅被奉贤区林长制办公室特聘为“民间林长”。7月11日,万师傅的工作室在南桥镇悦丰新苑生活驿站正式成立,前来参观、交流、求教的盆景艺术爱好者纷沓而至。万老师真正进入了脚不着地的时期了,现在喝茶真的难约了。

我这两天想,万师傅再走下去,估计还有第三个称号,比如教授。

跟我进城的木锨

□綦德周

每次走进车库,最先映入眼帘的都是那张立在右侧有些沧桑的木锨。

细细端详着这张榆木木锨,屈指算来,从1983年春至今已经跟我进城40年了。那时,我在镇(公社)里任通讯报道员。也是有机缘,县委报道组正在全县招聘新闻干事,在近百名竞争者中,我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录用。

对我来说,这可是一件大事。于是,在我来县城工作的头天晚上父亲举办了一个家宴,说是为我送行,并说,要送我一件东西陪伴我。

第二天,我启程时,父亲从南屋拿出一把崭新的木锨,对我说:“带上吧,能用得到。”说完,就帮我把这木锨捆绑在自行车的外侧。我骑着车一路前行,余暇瞅了瞅绑在自行车上的木锨,幼小时那些情景又浮现在脑海。

木锨,在农村主要用途是晒粮、扬场,另一用途就是冬天铲除积雪。记忆里,每逢冬天下了雪,父亲就早早起床,拿出木锨和大扫帚,先把自家院里和大草垛周围清扫干净,然后,又来到大门外用木锨把大街上的积雪一锨锨铲除。到我上学懂事了,父亲告诉我:“过日子不能只扫门前雪,有能力的时候应该把左邻右舍和公用的地方多清扫一些。与人方便才能与己方便。”这句话至今在耳边时常回荡。

上小学后,那个冬天整整下了一晚上的雪,西北风呼叫,许多农家的街门都被大雪封住。我到校后,老师组织同学们清除校园积雪。等校园打扫干净,趁着休息时间,我扛着自家的木锨来到小学西邻一个五保户老太太门前,她家也是大雪封门。于是,我急匆匆地把她家门前的积雪铲除。等我打扫完,我瞅着她家那木椽窗上那块小玻璃,晶莹的雪花镶嵌在玻璃上,背后有个布满皱纹、满头白发、但很慈祥的老太太正向外张望,此时,我的心里满是欣慰。后来,老师听老太太言及此事,便在班里大张旗鼓地表扬了我一番。

……

刚到县城时,单位在荷花湾旁给我安排了一间单身宿舍。一溜6间房,住着4户人家,院的西南角有个共用厕所。冬天,一场大雪悄然而至。清晨,我早早起床,拿着父亲给我的木锨,先是铲除了通往厕所小路的厚雪,然后,又把院里的雪堆积起来。邻居起床后,都来赞扬我,我告诉他们:“主要是我有个除雪的好家什——木锨,铲雪方便。”

几年后,单位建了职工宿舍楼,一个独院住着48户职工。那年冬天大雪后,一大早我便找出父亲做的那张木锨去清除厚厚的积雪。这时,也有几个同事拿着扫帚出来扫雪,但雪太厚扫不动。我招呼着:

小镇印象

□石路

远远走来,并未见着开的什么花
然而,特有的馨香已渗进鼻孔
在周身蔓延、缓缓伸展
此刻,灵魂仿佛亦已呼出芳气
在大地吟唱,而后升腾
这是自然的化身,没有焦躁,
更没挥霍
一切在风中自由空灵飘荡

如鸟儿与陌生人点头,哼着曲儿
生命显得笃定,无忧地唱响绿色
我情不自禁地拉长了脚步
走进梦境,去探究竟
跟着,整个身子也有点飘飘然
说你是仙境,花却在后头
说你是桃源,总听不见春的嘶吼